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3nB120

闢邪集

明　鍾始聲著　大朗序

文分天學初徵及天學再徵

附書柬四則　程啟用跋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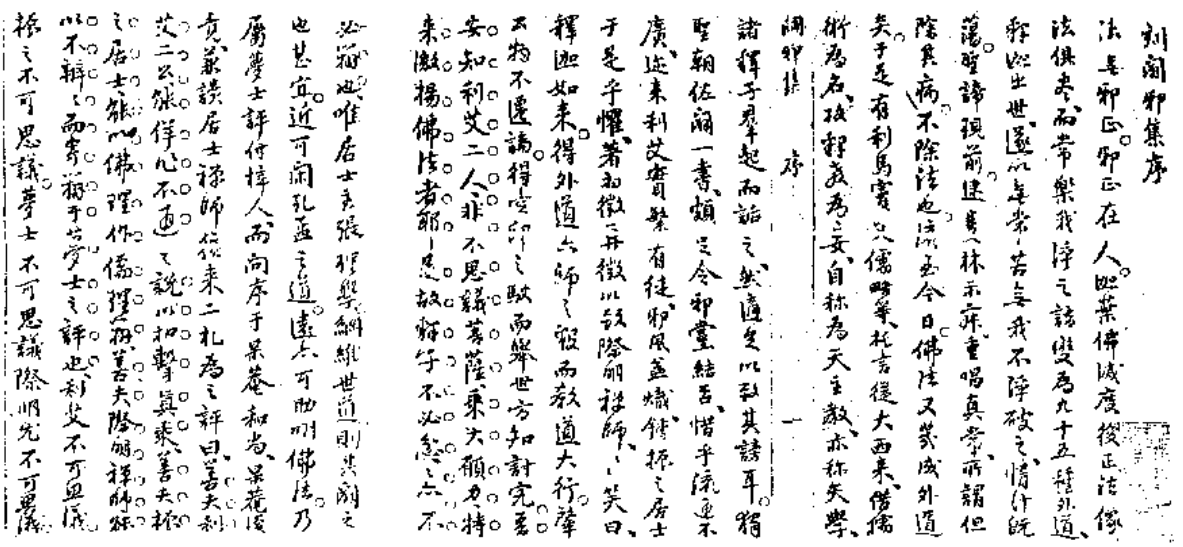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天學初徵
  - 天學再徵
  - 附
    - 鍾振之居士寄初徵與際明禪師柬
    - 際明禪師復柬
    - 鍾振之寄再徵柬
    - 際明禪師復柬
  - 跋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刻闢邪集序



不思議邪。不思議正。不思議語。不思議默。公案具在。以邪相入正相。以正相入邪相。知語即默。知默即語。是在具眼者矣。

癸未秋日越溪天姆峯杲菴釋大朗書

天學初徵

金閶逸史鍾始聲振之甫著

新安夢士程智用用九甫評

鍾子讀《易》於震澤之濱，有客扣廬而問曰：「吾聞子年十二、三時，便以千古學脈為己任，闢釋老、閑聖道，今三十餘載矣。足不窺戶外，不與名公大人交，亦不思致身以事君，將安補於世道哉？且子不聞近世有天主教乎？其人從大西來，一見我中國之書悉能通達。亦闢佛而尊儒，與子意甚相符也。曷一共討究焉？」鍾子欣而作曰：「有是哉！彼既從大西來，乃不袒釋而袒儒。意者吾聖道晦而復明之機乎？願聞其旨。」客迺出聖像，略說一冊以示之。鍾子讀甫竟，遂詬曰：「嘻！此妖胡耳。陽排佛而陰竊其秕糠；偽尊儒而實亂其道脈。請即以彼說攻之。彼云：『天主即當初生天、生地、生神、生人、生物的一大主宰。』且問彼大主宰，有形質耶？無形質耶？若有形質，復從何生？且未有天地時，住止何處？若無形質，則吾儒所謂太極也。太極本無極，云何有愛惡？云何要人奉事、聽候使令？云何能為福罰？其不通者一也。且太極只是本具陰陽之理，是故動而為陽、靜而為陰。陰陽各有善惡之致，故裁成輔相之任獨歸於人。孔子曰：『人能弘道。』又曰：『為仁由己。』子思曰：『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』《易》曰：『先天而天弗違。』若如彼說，則造作之權，全歸天主。天主既能造作神、人，何不單造善神、善人？而又兼造惡神、惡人以貽累於萬世乎？其不通者二也。且天主所造，露際弗爾，何故獨賜之以大力量、大才能？若不知其要起驕傲而賜之，是不智也；若知其要起驕傲而賜之，是不仁也。不仁不智，猶稱天主，其不通者三也。又露際弗爾，既罰下地獄矣。天主又容他在此世界陰誘世人。曾不如舜之誅四凶、封傲象也。其不通者四也。且天、地、萬物既皆天主所造，即應擇其有益者而造之，擇其有損者而弗造。或雖造而即除之。何故造此肉身？造此風俗？造此魔鬼？以為三仇，而不能除耶？世間良工，造器必美；或偶不美，必棄之。以至大、至尊、至靈、至聖之真主，曾良工之不如？其不通者五也。孔子曰：『天何言哉。』孟子曰：『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今言古時天主降下十戒。則與漢宋之封禪天書何異？惑世誣民，莫此為甚。其不通者六也。又天主降生為人，傳受大道。未降生前居在何處？若在天堂，則是天主依天堂住。如何可說天主造成天堂？若言既造天堂、依天堂住，如人造屋還即住屋。則未造天堂時，又依何住？若無所依，

則同太極；不應太極，依天堂住。福罰人間，亦不應太極降生為人。其不通者七也。又天主既降生後，彼天堂上為有本身？為無本身？若無本身，則天上無主；若有本身，則濫佛氏真、應二身之說。而又不及千百億化身之奇幻。其不通者八也。又謂天主以自身贖天下萬世罪過，尤為不通。夫天主既其至尊無比，慈威無量，何不直赦人罪，而須以身贖罪？未審向誰贖之？其不通者九也。又既能以身贖人罪過，何以不能使勿造罪？其不通者十也。又既云：『贖天下萬世人罪』，而今猶有造罪墮地獄者，仍贖不盡。其不通者十一也。吾儒謂堯舜之聖，不能掩其子之惡；孝子慈孫，不能改幽厲之過。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而今天主既可贖人罪過，則人便可恣意為惡，總待天主慈悲贖之。其不通者十二也。遺下教規，謂只有一造物真主，至大、至尊，要人奉事、拜祭。而盡抹殺天、地、日、月諸星。則與佛氏所稱『唯吾獨尊』何異？陰倣其說，而陽排之。其不通者十三也。佛氏雖曰『唯吾獨尊』，尚謂天、地、日、月、諸星，覆炤世間，有大功德；護世鬼神保祐人間，宜思報效。今乃曰不當拜祭，則專擅名利之惡甚於佛氏。其不通者十四也。既不許輪迴之說，又云人之靈魂嘗在不滅，有始無終。則轉積轉多，安置何所？其不通者十五也。若謂天堂、地獄皆大，可以並容，何異佛氏之說？其不通者十六也。又彼謂佛氏所稱三千大千華藏世界，人所不見，便是荒唐。今彼所稱天堂、地獄又誰見之？其不通者十七也。又謂天堂、地獄，雖然未見，卻是實理。則安知三千華藏非實理乎？而苦破之，其不通者十八也。又謂臨終一刻聽從天主教法，也還翻悔得轉，則與佛氏臨終十念相濫。汝說要真，佛氏亦說要真。汝說要依十戒，佛氏亦說要依十戒。汝說從自己身心上實實做出來，佛氏亦說從自己身心上實實做出來。汝說要真心實意痛悔力除，後來不敢再犯，佛氏亦說要真心實意痛悔力除，後來不敢再犯。全偷佛氏之說而又非之，其不通者十九也。又佛氏專明萬法惟心，故凡事只靠一心。汝既專明萬法惟天主，則凡事只靠一天主足矣。又何用從自己身心做出耶？若仍要從身心做出，則權不獨在天主明矣。而妄立天主，其不通者二十也。汝既要攻釋、道兩家，須搜其病根，彼方心服。若謂要人施捨些錢財，備辦些齋飯，燒化些紙張，便是功果，恐彼二氏亦未必心服。而汝又仍教人奉事、拜禮天主聖像，與彼何異？其不通者二十一也。吾儒謂『物物一太極，天命之謂性』，故人人可以成位於中。至於尊卑、名位則森然不亂。故天子事上帝，諸侯祭山川、社稷，大夫五祀，士祭其先。今既謂天主至大至尊，又令家事而戶奉之，與佛、老二像何異？而妄自表彰，以為不同，其不通者二十二也。吾故曰『陽闢佛而陰竊之，偽尊儒而實壞之』者也。逐其人，

燬其書，禁天下不得存其像，庶不為中國之賊耳。聞彼妖徒聰明能辯，必有以解吾徵者。吾將再徵之。」
天學初徵

天學再徵

金閶逸史鍾始聲振之甫著

新安夢士程智用用九甫評

鍾子作《天學初徵》。客閱而笑曰：「甚矣！子之鹵莽也！乍聞天說，曾未深究，遽謂不通而徵之。子且再閱《西來意》、《三山論學記》及《聖教約言》，則不通者，乃在子而不在彼矣。」鍾子取而細讀之，復為之徵如左。
其言曰：「上天自東運行，而日、月、星、辰之天自西循逆之。度數各依其則，次舍各安其位。倘無尊主幹旋主宰，其間寧免無悖？譬如舟渡江海，上下風濤而無傾蕩之虞。雖未見人，亦知一舟之中，必有掌舵智工」等。徵曰：舟之渡江海也，舟必各一舵工。未聞一舵工而遍操眾舟之上下者也。又操舟者必非造舟人也，謂天惟一主，并造之，并運行之。可乎？
其言曰：「凡物不能自成，必須外為者以成之。樓臺、房屋不能自成，成於工匠之手；天地不能自成，成於天主」等。徵曰：工匠之成房屋也，必有命之成者。天主之成天地，孰命之耶？工匠成房屋，不能為房屋主。彼成天地者，又烏能為天地主乎？
其言曰：「天下之物極多、極盛，苟無一尊維持調護，不免散壞。是故一家止有一長，一國止有一君，一人止有一身，一身止有一首」等。徵曰：謂一身無二首，可也。謂一身一首之外，別無他身他首，不可也；謂一家無二長可也，謂一家一長之外別無他家他長，不可也；謂一國無二君可也，謂一國一君之外更無他國他君，不可也；謂一天無二主亦可也，謂一天一主之外獨無他天他主，可乎？又一身雖惟一首，首必與四肢、百骸俱生，非首生四肢、百骸也；一家雖惟一長，長必與眷屬、僮僕並生，非長生眷屬、僮僕也；一國雖惟一君，君必與臣佐、吏民俱生，非君生臣佐、吏民也。則一天雖惟一主，主亦必與神、鬼、人、物並生，謂主生神、鬼、人、物可乎？
其言曰：「天主非天也，非地也，而高明博厚，較天地尤甚。非鬼神也，而神靈鬼神，不啻非人也，而遐邁聖睿，乃至無始無終，無處可以容載，而無所不盈充」等。徵曰：既無所不盈充，則不但在

天堂，亦遍在地獄也。不但遍天、地，亦遍在神、鬼、人、獸、草、木、雜穢等處也。若謂高居天堂，至尊無上，則盈充之義不成；若謂遍一切處，則至尊之體不立。或救之曰：「天主之尊，如日在天，光遍一切。雖遍而不失其尊，雖尊而光原自遍。」今再徵曰：是仍有處所、有方隅、有形像也。日有形像，彼謂天主造之。天主亦有形像，又誰之所造耶？

其言曰：「吾天主，乃經所謂上帝也。」遂引〈頌〉、〈雅〉、《易傳》、《中庸》等以證成之。徵曰：甚矣！其不知儒理也。吾儒所謂天者，有三焉：一者、望而蒼蒼之天，所謂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者是也。二者、統御世間，主善罰惡之天，即《詩》《易》、《中庸》所稱上帝是也。彼惟知此而已。此之天帝但治世而非生世，譬如帝王但治民而非生民也。乃謬計為生人、生物之主，則大繆矣。三者、本有靈明之性，無始無終、不生不滅名之為天。此乃天地萬物本原，名之為命。故中庸云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天非蒼蒼之天，亦非上帝之天也，命非諄諄之命，亦非賦畀之解也。孔子曰：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正深證此本性耳，亦謂之中，故曰：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謂之中。」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亦謂之易，故曰：「易，無思也，無為也。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」亦謂之良知，故曰：「知至而后意誠。」亦謂之不睹不聞，亦謂之獨，故曰：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」君子必慎其獨，即孔子所言畏天命也。亦謂之心，故曰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亦謂之己，故曰：「君子求諸己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？」亦謂之我，故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」亦謂之誠，故曰：「自誠明，謂之性。」誠者天之道也。此真天地萬物本原，而實無喜怒、無造作、無賞罰、無聲臭。但此天然性德之中，法爾具足理氣體用，故曰：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」等。然雖云易有太極，而太極即全是易；如濕性為水，水全是濕；雖云太極生兩儀，而兩儀即全太極；雖云兩儀生四象，四象亦即全是兩儀；雖云四象生八卦，八卦亦即全是四象。乃至八相盪而為六十四，六十四互變而為四千九十六。於彼四千九十六卦之中，隨舉一卦、隨舉一爻，亦無不全是八卦、全是四象、全是兩儀、全是太極、全是易理者。譬如觸大海一波，無不全體是水，全是濕性者。又如撒水銀珠，顆顆皆圓。故凡天、神、鬼、人，苟能於一事一物之中，克見太極、易理之全者，在天則為上帝，在鬼神則為靈明，在人則為聖人，而統治、化導之權歸焉。倘天地未分之先，先有一最靈、最聖者為大主，則便可有治而無亂，有善而無惡，又何俟後之神靈、聖哲為之裁成輔相？而人亦更無與天地合德，先天而天弗違者矣。彼烏知吾儒繼天立極之真學脈哉！

其言曰：「魂有三品：下名生魂，草木之魂是也；中名覺魂，禽獸之魂是也。此二皆滅，亦云有始有終。卜名靈魂，即人魂也。此魂不滅，亦云有始無終。」徵曰：靈與覺異，則有始而無終。覺與生異，何皆有始而有終也？且謂禽獸有覺而無靈，惟人為有靈者，現見世之愚人，但念飲食、婬欲，他無所知，與禽獸何異？現見世有義犬、義猴，捨身殉主、訴官理究，與人何異？故孟子亦云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」豈可妄分一有終、一無終耶？

其言曰：「周公、仲尼之論，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。設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，其能免乎？地上民不可妄比肩，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？」徵曰：庶民不敢擬帝王者，名位也；不敢讓帝王者，德性也。故曰：「朝廷莫如爵，輔世長民莫如德。」又曰：「當仁不讓於師。」又曰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故文王，人君也。而純亦不己，可以配天；仲尼，匹夫也，而祖述憲章，不名僭竊。且父之生子也，誰不欲子之克肖者？天主既為大父，實生於人，乃不欲人之肖之，何哉？

其言曰：「知者之心，含天地、具萬物，非真天地、萬物之體也。若止水明鏡，影諸萬物，乃謂明鏡止水，均有天地，即能造作之，豈可乎？天主，萬物之原，能生萬物。若人即與之同，當亦能生之。」徵曰：止水明鏡之影萬物也，鏡水在此，萬物在彼。有分劑，有方隅，故知是影而非體也。心之含天地、具萬物也，汝可指心之方隅分劑，猶如彼鏡與水乎？若心無形朕，不能生萬物者，天主亦無形朕，胡能生萬物也？若天主無形而能形形，心獨不可無形而形形乎？

其言曰：「有在物之內分，如陰陽是也；有在物之外分，如作者之類是也。天主作物，則在物之外分矣。」徵曰：天主作天地萬物，必在天地萬物之外。如匠作器皿，必在器皿之外。是固然矣。然則天主有方隅也、有分劑也，原非遍一切也。則必有分段也、有變遷也。何以無始無終，能為萬世主乎？

其言曰：「形者在所，故能充乎所。神無形，則何以滿其所乎？一粒之大，萬神宅焉。豈惟往者，將來靈魂並容不礙也。」徵曰：神之無形，善乎其言之矣。然無形則無往來，亦無數目，亦無生滅。而曰靈魂天主所生，其可乎哉？

其言曰：「化生天地萬物，乃大公之父也。又時主宰而安養之，乃無上共君也。世人弗仰弗奉，則無父、無君，至無孝、至無忠也。」徵曰：夫世間之法，決無全能。故天地能覆載而不能炤明；日月能炤明而不能生育；父母能生育而不能教誨；師友能教誨而不能賞罰；君主能賞罰而不能無漏網；鬼神賞罰無漏網而又不能覆載炤明等。若天主果有全能也，則直以天主覆載、炤臨、生育、教

誨、賞罰之而可矣。又何用天、地、日、月、君、親、鬼、神為？若猶待天覆地載，乃至親生君治之也，則天主全能安在？今現見人之生也，天覆之、地載之，日月炤臨之、父生之，母育之，國君統治之、鬼神昭鑒保護之。顧不知感其恩德，獨推恩於漠無見聞之天主，謂之大父、大君。既謂之大父、大君，則必以吾父、吾君為小父、小君矣，豈不至無孝、至無忠哉？又設謂天主全能，即寄於天、地、日、月、君、親、鬼、神，如國主寄全用於公、卿、牧、長。則庶民有善，官宰賞之可矣；庶民有罪，官宰罰之可矣，豈事事必經國主哉？又庶民之所承事，亦但承事官宰無違，即為承事國主矣。豈必獨事一主而禁其承事官宰哉？今謂仙、佛僭竊，禁不承事，猶之可也。天、地、日、月、鬼、神，固天主所造，以覆載炤護人者，而亦禁其拜祭，不亦異乎？

其言曰：「人心性命，原天主所賦也。」徵曰：天命之謂性。紫陽之解甚謬，吾已釋大意於前矣。夫可賦者，必其有形者也。心性有何形像而可賦乎？若無形像而仍可賦，則天主靈明，亦必有賦之者矣。又可賦則可奪，云何有始而無終乎？

其言曰：「必先有物，而後有理。引詩云『有物、有則。』」徵曰：夫理者，貫於物之終始，而能成物者也。故曰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《詩》所謂有物有則，正緜從理成物，故即物是理。如金作器，器全是金也。若言先有物而後有理，則未有物時便無理耶？既無物即無理，則無天地時尤必無理。而天主在天地先，乃無理之尤甚者也。

其言曰：「必有無始，而後有有始；有無形，而後能形形。吾身之先，必有父母生我。必有天主降衷於我。」徵曰：無始無形，快哉論也！若天主無始，則父母亦無始乎？天主無形，則父母亦無形乎？或解之曰：「父母有形，故有始。天主無形，故無始也。」徵曰：吾身有形，故有始。吾心性無形，何為不無始乎？

其言曰：「天地猶一宮室也。宮室、樓臺必待有主製造而後成。曾是天地之大，無有主之者，竟能自造自成乎？」徵曰：宮室未成時，主及工匠，依地依廠。天地未成時，天主何依耶？又宮室則用土木瓦石成之，天地用何物成之耶？又未有天地，先有成天地之料耶？此料為本有之？為天主生之耶？且安置何所耶？為在天主身內？為在外耶？若在身外，則天主不遍一切；若在身內，不幾戕賊其身，而以為天地萬物耶？

其言曰：「太極之說，不過理、氣二字。未嘗言其有靈知覺，明也。既無靈覺，何以主宰萬化？」徵曰：孔子不言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」乎？夫易即靈明知覺之本性也，故無思、無為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然正不必以此主宰萬化。若萬化定有主宰，則但化善而不化惡，但化樂而不化苦。聖人修道之教，反為無用矣。

其言曰：「儒云：『物物各具一太極』，則太極與物同體。囿於物而不得為天地主。」徵曰：太極妙理，無分劑、無方隅，故物物各得其全，全體在物而不囿於物也。孔子曰：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」此之謂也。汝謂獨一天主，不與物同體，則必高居物表，有分劑、有方隅矣，何謂無所不在？

其言曰：「人為天主所生，悉啟翼於善。或乃為惡，則同人所自造。」徵曰：天主既有全能，何以好善而人不善，惡惡而人反惡？或救之曰：「如父母生子，但欲其善，不欲其惡。子偏作惡，父母何辜？」徵曰：父母生子身，不生子心性，故不得自在也。天主既生其心性，何不但生善心性耶？

其言曰：「天主生物，欲以養人。生人，欲以事主。」徵曰：天主既無始，無始何人事之？而忽起生人事己之想？又父母生子，為防老死。天主既無終，生人何用？

其言曰：「人之生從何來？死從何去？」徵曰：此佛氏嘗談也，亦吾儒秘旨也。而用之則大異矣。孔子曰：「原始反終」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逮季路問事鬼神，則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「敢問死。」則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繇此觀之，生死無二理，人鬼無二致，明矣。「朝聞道而夕死可者」，謂其死而有不死者存也。既死而不死，則生必不生，而謂天主賦之始生，可乎？

其言曰：「天主降生之時，第以本性之原體，結合於吾人之性體。譬之以梨接桃，梨藉桃以生，桃何嘗損其本體？」徵曰：彼謂人之性靈皆天主造。而今以桃、梨譬之，將謂世間之梨，皆桃所生乎？梨本桃生，何須待接？待接方生，則桃本不能生梨矣。

其言曰：「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，已豫示必降之兆。及其將降，又有天神來報。乃至種種奇功異瑞。其書充棟，特未傳譯」等。徵曰：此與釋氏所述佛生瑞應何異也？若謂釋迦為摩耶所生，不過是人。則天主為聖女所生，獨非人乎？若謂耶穌定是天主降生，則安知釋迦非天主降生乎？若謂佛氏經書荒偽，則汝書安知不荒偽乎？若謂汝書歷歷有據，則佛經不亦自謂歷歷有據乎？若謂佛出西域，此間無人見聞，便稱為謬。則汝出大西，此間尤無人見，不尤謬乎？佛書從天竺來，汝則以為誤取。汝謂九萬里來，誰知其非說謊乎？汝既孤身至此，去家已遠，歷年已久，何繇與汝交者，猶有本國異物贈之？豈汝膂力甚大，當日所攜之物如此其多耶？抑有神通，朝取而夕至耶？抑有奇術，隨意能變造耶？吾亦聞汝之根底矣。生於近香山岳之小國，聰明奸究，意在覬覦中原神器，故泛海潛至嶺南。先學此方聲字，然後竊讀三教群書，牽佛附儒，杜撰扭捏，創此邪教以為惑世誑民蠹壞國運之本。自謂絕婬不娶而以領聖

水之妄說，誘彼愚夫愚婦私行穢鄙。然閩粵民庶，每年必與呂宋等國商賈往來。汝之羽翼，每年附舟賚、送寶物以相資給。是故與汝交者，汝不希彼一毫供養，更以異物而贈惠之。人遂謂汝廉潔無求，勝彼釋、老之勸人布施。乃至縉紳達士，亦被汝惑。以為恭、慤、廉、退，儼然大儒風格。嗚呼！安知王莽謙恭，乃漢室之賊，介甫新學，實宋世之蠹哉！汝之心術亦太惡矣。

其言曰：「物或有始終，如草、木、鳥、獸；或有始而無終，如天、地、神、鬼及人之靈魂。惟天主無始無終，而能始終萬物。無天主則無物矣」。徵曰：吾儒謂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。乃至惟天下至誠為能化。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至誠如神，至誠能盡其性，能盡人物之性，贊化育而參天地。故先以二語定其宗趣，所謂「自誠明，謂之性；自明誠，謂之教。」而又結示性修不二，天人合一之旨，故曰：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」此真物化根源，非所謂天主也。若必立一天主，至靈至聖，無所不能，威權不二，則化育決無勞贊，而天地決不可參，豈理也哉！又彼所立有始有終、有始無終、無始無終三句，尤為不通。易曰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器則有始必有終，道則無終必無始。既許有始無終一句，何不并立無始有終一句耶？且草木與鳥獸，其不同甚矣，猶皆有始有終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，獨有始而無終，何耶？又世間之法，父子必相類，因果必相同。現見人決生人，鳥決生鳥，瓜不生豆，豆不生瓜。天主既生人也，人有始無終，天主亦必有始而無終矣。若天主靈妙，故無始，則人心亦靈妙，何謂獨有始乎？若人心靈妙，天主賦之，則天主靈妙，安知不亦有賦之者乎？又天主生人，則謂人之大父也。生鳥獸，不為鳥獸父乎？生草木，不為草木父乎？鳥、獸、草、木之父，亦何足為尊主乎？

其言曰：「譬如樹之花、果、枝、葉及榦，皆繇根生，無根則皆無。乃樹之根，固無他根所繇生也。天主是萬物根底。何所繇生？」徵曰：樹根必依地者也。天主獨能無所依乎？

其言曰：「天主當初欲生萬物，以為人用。先開闢天地，化生萬物之諸宗，然後化生一男一女等。」徵曰：天地未闢，尚未有人。云何欲生萬物以為人用乎？

其言曰：「生前為善、為惡，其魂各以死後赴天主審判。」徵曰：若天主無形、聲、處所，則死者將何所赴？若可赴聽審判，殆如世間士師，亦如釋氏所稱閻羅。然設如士師，則士師亦父母所生，不免老死者也。設如閻羅，則閻羅亦眾生數目，不免輪迴者也，猶可稱無始無終，造物之真宰耶？

其言曰：「天堂、地獄之報決不可免。所以定有後世。無有一人能憶前世事者，所以定無前世。」徵曰：執途之人而問以初生時事，

亦無一人能憶之者，可謂并無初生事乎？初生雖不憶，不可謂無初生。前世雖不憶，又安知無前世也？
其言曰：「仙、佛、菩薩，令人奉敬自己而抗天主之權。」徵曰：仙、佛、菩薩，雖非吾儒所宗，然必說有諸仙、諸佛、諸菩薩等以為世人所敬。又說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辰、鬼、神皆應奉事。則非專奉自己也。耶穌乃令人專奉一主，不得拜祭天、地、日、月等，其專利嫉妒不尤甚乎？
天學再徵

附

鍾振之居士寄初徵與際明禪師柬

憶吾兩人，生同一日，學同一師，幼同一志。不謂尊者至廿四歲，逃儒入禪。二十年來，所趨各別，音問遂疏。茲者病臥湖濱，忽聞天主邪說。借彼矛，攻彼盾，略為《初徵》。知尊者久事禪學，必有破敵餘才。且彼既專攻佛教，尊者似亦不容默默。拙稿呈政，惟進而教之。

際明禪師復柬

方外雲蹤，久失聞問。而髫年千古之志，則未敢或忘也。接手教，兼讀《初徵》，快甚！居士擔當聖學，正應出此手眼。山衲既棄世法，不必更為辯論。若謂彼攻佛教，佛教實非彼所能破。且今時釋子，有名無義者多，藉此外難以警悚之，未必非佛法之幸也！刀不磨不利，鐘不擊不鳴。三武滅僧，而佛法益盛。山衲且拭目俟之矣。草復不既。

鍾振之寄再徵柬

曩寄《天學初徵》呈政，意尊者必出手眼，共闢聖道。而竟袖手旁觀，豈髫年千古之志，與世法俱棄耶？何謂未敢或忘也？邇來邪說益熾，不得已再為之徵。必祈為我斟酌。毋曰：「爾既不歸投佛法，吾亦不預聞儒宗也。」

際明禪師復柬

儒、釋二家，同而復異、異而復同，惟智人能深究之，非邪說可混淆也。惟真儒方能知佛；亦惟學佛始能知儒。讀居士《再徵》，其

揭理處，如日輪中天；其破邪處，如基箭射柳。孔、顏一脈，可謂不墜地矣。山衲豈能更贊一辭？惟冀居士以此慧性，更復深究西竺心傳，則世出世道，均為有賴。形跡雖疏，神交匪隔。當不以我為狂言也。

闢邪集跋語

余嘗讀《觀所緣緣論》，先展轉縱奪以破外人，然後中立正義。倘外計未破，不應先主自宗。譬以良將用兵，先以威伏，後以慈撫也。近日天主之教淺陋，殆不呈言。彼翕然信向者，達士不過為利所惑，庸人不過望風超影，皆無足怪。獨惜夫破之者，不能借矛攻盾，往往先自立宗，反未免竊盜糧而藉寇兵耳。惟茲二《徵》，絕不自軌一法，惟乘其釁而攻之，大似尉遲、敬德，裸身赤手入陣而奪矛取勝。其以臨濟白拈賊之心裏者耶？乞集一出可以破邪，可以匡世，可以閑聖道，可以獲　國運，利亦偉矣。爰不揣庸劣，評而梓之。

新安夢士程智用謹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